

生活滋味

令人惬意的春节

程文涛

春节原先计划得很好，腊月廿七开完年会，廿八一早就出发回老家。但是在开年会的前一天，我突然高烧躺平，当晚就确诊“甲流”了。一个人被隔离在楼下，发烧云里雾里躺了好几天，错过了年会，错过了回老家的高速路上应有的拥堵，也错过了团聚的年夜饭……直到大年初一，才有些缓过神来。于是戴上口罩，带着妻儿去了乡下外婆家拜年。初二一早，启程回湖北老家。一路顺畅，抵达时，小村庄已经进入了梦乡。

当早上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房间时，最先醒来的是不足岁半的儿子。还在牙牙学语的他，在陌生的房间里，伸着小手指着阳光，“咿咿喔喔”地表达着欣喜和惊奇。抱他起来，走到窗边，一番美景，让自己心旷神怡：尚未融化的积雪，还躺在田埂的北坡，映衬着绿油油的油菜，色彩搭配甚是可爱。朝阳把大地和树木，都染成了橘黄的暖色调。更为赏心悦目的，则是蓝蓝的天空上，飘浮着的金色云朵。不远处的大风车，还在慢慢地转动。目之所及处，霞光倒映在池塘上，一片璀璨。三五成群翱翔而过的鸟儿们，为这片天地增加些许灵动，美不胜收。

妻子也开心极了。这也是她第一次跟我回老家过年。她说老天很给力，用这样的美景来迎接她，让她收获到了灵秀湖北的浓浓热情。最为开心的，还是年华愈长的父母。这些年，他们总算是盼来了心心念念的孙儿。听着孙儿的牙牙学语，他们也模仿着去和他用“十八级婴语”交流，不时哈哈大笑，乐在其中。

儿子对农村的一切，都感到好奇。比如，随处可见的走地鸡。儿子会拉着我的手，往鸡的方向走去。那些鸡对这个小客人可不待见，立马不配合地跑开。儿子也不是会轻言放弃的主，依然拉着我的手，迈着小而碎的步伐去追赶。遇到很多熟悉的村里人，问声好，寒暄几句，乡音无改，舒适极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九旬有二的母亲在养老院已住了三年半。今年2月9日是除夕，我和妻子商定，当天带几个母亲喜爱的菜肴去养老院，三人一起吃年夜饭，让她同样感受除夕夜亲人团聚的其乐融融。

下午忙完，准备妥当，我们拎上几盒菜肴和几种水果去养老院。护工阿姨与往常一样，为母亲预订了晚饭，但没有订菜肴，提前说好了由我们提供。

到了房间，见母亲已坐在椅子上等我们一起吃饭。护工阿姨借来一张折叠小方桌摆在母亲床边，小桌灵巧精致，边长50厘米，一头靠床，我们分坐三边，把几个菜盒放上。菜肴多样，有清蒸黄鱼，有熏鱼，有呛蟹，还有鱼丸杂烩和青菜炒香干，荤素搭配，都是下午烹饪制作的，还有点温。

饭点时分，母亲这间和邻近几间相继飘出了年夜饭的香味和欢声笑语。我、妻子和母亲也端起了饭碗。

父亲去世已有十年，母亲住进养老院也有三年多时间。前两年，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年接母亲到自己家过年。后一年，因疫情防控，养老院管控严格，母亲就在院里过年，两代人未能一起同吃年夜饭。今年除夕在养老院与母亲一起同吃年夜饭是我们有生以来头一次，在家庭和养老院之间补上亲情连接，实属珍贵。母亲知道年夜饭很难得，又看我们备了多份美味，餐间，她几次叫我们多吃。我们对她说，拿到这里是一部分，家里还多着呢，你尽管多吃。饭后，又让母亲

都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年味渐渐淡了。其实不然。我们虽然在老家只待了短短的几天，但是丝毫挡不住亲朋的热情。今天这家，明天那家，各种被邀请，各种吃酒席。儿子还好，每天奶粉加上简单的鸡蛋，随便几口饭菜就可对付。妻子则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，不仅口腔溃疡严重，而且还牙龈肿胀。总之用她的话说：“再好吃的东西都难以下咽。”姑姑、舅妈、婶子们，会变着法子给她准备各种吃食，还是蛮令人感动的。

吃好喝好之后，就是大话家常。说说各自的工作和生活，说说自己的困惑和见解，说说一年来开心的事儿和对新年的期许，时间就在不经意间恣意流淌。一眨眼就到了要分别的时候，然而还有好多亲人都没来得及去见上一见。

返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一家和妹妹一家，以及父母双亲，围着圆桌在堂屋里开了一次“茶话会”。妻子把我们对父母的各种关照，用她的理解，一句一句地灌输给他们。父母对这个儿媳妇是打心眼里满意，也最听得进她的叮嘱。所以，她也成为了我和妹妹的“话事人”和“传声筒”，各种关心、关切和关爱，溢于言表。父母也很通情达理，对她的言语都表示认可，还不时地搭话，叫我们不用太担心他们，他们还年轻，有的是精力把家里经营好。

返程的那天，一大早，妈妈准备了可口的早餐。爸爸则把我和妹夫两辆车的后备箱，用自己地里的土特产塞得满满当当。在他们二老不间断的叮嘱声中，我们踏上了返程之路。一路上，儿子还是很兴奋，对着过往车辆，以及窗外的景色“指指点点”，我感到疲惫的时候，他还奶声奶气地叫着“爸爸”“爸爸”。在这有声有色的说说笑笑中，我们顺利地穿过湖北和安徽，花了比平时多好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平安抵达舟山。

用妻子的话说，这个春节，过得很惬意，很顺心。希望这种顺遂，能延续久久，福泽万物。

吃些水果。

没有多少时间，三人年夜饭结束了，虽然只是短短的十来分钟时间，可亲情释放并洋溢沿袭了我们两代人过去几十年间住老宅时的惯例，符合两代人意愿。同吃年夜饭，它像一座桥梁，沟通、融合了骨肉亲情。虽只有三人，但母亲同样感受到两代人的心灵融合。我们收拾好桌面，洗好餐具。坐下，又与母亲说话、聊天。饭后聊天与同吃年夜饭平分秋色，一样有亲情，一样有价值。虽然母亲有点耳聋，说话需要声大些，交流不是很顺畅，但我们甘之如始。

与母亲同吃年夜饭是一道报答养育之恩、成全孝道之心的必答题，一年一次，做好这道题，弥足珍贵。

似水流年

清波漾欢颜

鱼享

家的东边是田，田的尽头是山，山脚下有个水库，名叫“梅树湾”，虽然山上都是自然生长的杂草杂树，没有梅。水库除了蓄水、灌溉，还是村民们洗涤的好去处。

冬天的早晨冷飕飕的，等太阳升上山头，阳光照耀整个水库时，左邻右舍约起来，向水库出发。有些休渔回家过年的男人，也会陪女人一起去。男人走在前面，肩上挑着水桶，一手还扛着被乡人叫做“大脚桶”的洗衣盆，装满了床单、被面、被夹里、电视机套、窗帘、椅子垫、毛衣……仿佛是家里所有的衣物、用品，都被搬到水库里去洗一洗。女人跟在男人后面，只拎一个装肥皂、刷子等什物的打水桶，轻巧得很，目光就滴溜溜地转起来，老远看到旁边一条田埂路上走来的相识的女人，就高声招呼。被招呼的那女人的男人此刻在家睡大觉，她的回应就有点酸：“哎呦，依拉两公婆一前一后，像是新娘子回娘家去哈。”

水库的水很满，清冷冷的。一开始，人们蹲在台阶上、石块上，把要洗的衣物浸到水库里，再拎出来，放到“大脚桶”里擦肥皂，然后在旁边平整的石块上用刷子刷。那些衣物吸饱了水，沉甸甸的，没一会，就感觉浑身酸累，头上都冒热气了。于是，外衣鞋子脱掉了，衣袖裤管卷得高高了，衣物刷了一遍后，又被投进水库里，水面顿时漂散开一层一层的肥皂泡沫。

来洗刷的大多数是女人。女人的手不停地忙活，嘴巴也不闲着，东家长西家短，越聊越有劲，这头发起一个题，击鼓传花一样，转一圈回来，早就不是原来的话题了。说着笑着，一件件衣物都洗好了，就要“人工脱水”了。小件儿只要一个人绞一绞就行，床单、被面、被夹里这样的大件最好是两人合作，“洗衣大军”就自动组队互助。两人面对面站好，一人抓住床单的一角，反方向使劲绞，水就滴滴答答流下来，一开始是连成线的，随着床单被拧成麻花状，水滴就断开了。麻花越拧越紧，一头的人喊：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再绞胳膊就断了。”另一头的就取笑说“介无用”。如果是男人干这个，就简单了。男人左右手反方向使劲，胳膊上的肌肉都绽起来了，像《神雕侠侣》里的周伯通左右手互搏一样，绞干一段就往肩膀上一甩，一段一段地绞，一会儿工夫，就全都完成了。

在这场“洗衣行动”中，我们这些小孩子的“光荣使命”首先是踩衣物。电影里经常看到洗衣服时用棒槌敲打衣物，我们这里是习惯搓、刷，对太重的衣物就用脚踩。我最喜欢干这个了，一开始脚冷冷的，踩着踩着脚就暖和了，沿着盆的圆周踩，一脚踩下去，肥皂泡就冒出来，脚滑溜溜的，好玩极了。踩了几遍，妈妈就把衣物翻动一下，再加满水，等冒出来的肥皂泡减少了，就可以把衣物投进水库里去清洗了。

第二个“光荣使命”是把洗好的衣物从水库里拿到坝上晾晒。水库坝是个天然大草坪。坝上的“地芫草”矮矮的，密密的，入冬后，已干枯成土黄色，一大片一大片。可别小看晾晒这个活，床单、被面、被夹里面积都很大，要晾晒得平平整整，就得上下左右来回拉好几遍。选的地方草要密，免得沾到泥土；要一直到太阳下山都晒得到；衣服一件和一件的间隔不能太大……住在我家前面的松球就因为把握不好这些火候而经常被她妈妈骂，而我们姐妹三个，能收获邻居的很多夸赞。

第三个“光荣使命”就是收衣物了。夕阳西下，小伙伴们又结伴冲向水库坝。大人们再三叮嘱，东西别漏收了，拿回来时别拖到地上了。每一件琐事都蕴含着生活的智慧。

晾晒在草地上的衣物吸收了泥土和草地的气息，又享受了阳光的沐浴，把头埋进这样的衣物里，深深地呼吸，那种温暖、馨香的味道，妙不可言。

如今，“梅树湾”水库依然在那里，水库下的水稻田荒芜已久。有了自来水、洗衣机，谁还走那些路去水库里洗涤呢？只是那曾经的清波荡漾，岁月静好，在记忆里，开成一朵永不凋零的花。

心灵隽语

养老院里的年夜饭

古越龙山



吃些水果。

没有多少时间，三人年夜饭结束了，虽然只是短短的十来分钟时间，可亲情释放并洋溢沿袭了我们两代人过去几十年间住老宅时的惯例，符合两代人意愿。同吃年夜饭，它像一座桥梁，沟通、融合了骨肉亲情。虽只有三人，但母亲同样感受到两代人的心灵融合。我们收拾好桌面，洗好餐具。坐下，又与母亲说话、聊天。饭后聊天与同吃年夜饭平分秋色，一样有亲情，一样有价值。虽然母亲有点耳聋，说话需要声大些，交流不是很顺畅，但我们甘之如始。

与母亲同吃年夜饭是一道报答养育之恩、成全孝道之心的必答题，一年一次，做好这道题，弥足珍贵。